

主 编 玛拉沁夫 吉狄马加

1949—1999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

中篇
小说卷
(上)

云南人民出版社

1
9
4
9
|
1
9
9
9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

中篇小说卷
(上)

分卷主编

艾克拜尔·米吉提

云南人民出版社



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总序

玛拉沁夫 吉狄马加

在人类繁衍发展的进程中，在世界文明光辉的史册上，都该永远铭记一次撼天动地而又光照千秋的历史性变革，那就是二十世纪中叶，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苦难之后，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之后，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那个霞光灿烂的黎明，就成为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这片积淀着深厚文化的土地，这片创造过人类文明的土地，这片埋藏着英魂忠骨的土地，这片孕育着聪颖智慧的土地，便焕发了无限生机，我国各族人民便在幅员辽阔的东方大地上，去开创宏伟的业绩，谱写了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交响诗。

半个世纪已经过去，那些共和国的奠基者们，那些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繁荣昌盛作出过杰出奉献的先驱者们，都在时间里铸成了永久的铜像。现在，我们作为生活亲历者和历史后继者，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和作家，正同全国人民一道，以喜悦而庄严的心情，迎接建国五十周年的隆重盛典。值得自豪的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伴随着共和国的黎明诞生，少数民族作家在时代阳光哺育下成长，



从而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取得了光辉的艺术成就。

其一，不断扩大的作家队伍，相映生辉的创作格局。现在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不少民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作家群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的少数民族作家已有 600 多人，占会员的 11.1%，而全国各省区市作协会员中的少数民族作家已超过 5 000 人，他们以多彩的笔墨和多样的艺术风格，描绘时代风貌和民族风情，这是旷古未有的文化现象和十分珍贵的艺术财富。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老一辈少数民族作家焕发了艺术青春，创作出许多底蕴深厚艺术精湛的作品，少数民族中年作家大展风采，以坚实而丰盈的笔触表现了生活的丰富性，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们脱颖而出，以新鲜的艺术感觉显露了他们的才华和锐气。五十年来曾举办了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的评选活动，充分展示了不同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成果。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由于珞巴、基诺、塔塔尔这三个民族在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的评选中，都有其本民族的作家获奖，从而形成了我国 56 个民族都有本民族作家获奖的喜庆局面，它们以优异的创作实绩，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生机勃勃繁荣兴旺的景象。各个民族都有不尽相同的历史传统、文化源流、生活习俗、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每位作家都有各自独特的气质秉赋、艺术风格、审美情趣。因此，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同汉族作家的优秀作品相互补充，相映成趣，共同建构了我国当代文学的五彩缤纷的艺术画廊。

其二，爱国主义的光辉旗帜，民族团结的宏伟主题。世界上一切国度和民族都把爱国精神视为崇高境界和最重要的人格操守，我国各族作家都以真挚的情思，书写了无

数感人肺腑的歌颂祖国的作品，少数民族作家，通过本民族的历史命运和自己的切身体验，以有血有肉的人物刻画和丝丝入扣的情节编排，揭示了一条真理：如果没有国家的独立富强，如果没有国家的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团结，就不会有各族人民共同的幸福生活，就不会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五千多年来，各族人民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在共同抵御外侮的斗争中，相互帮助，增进友情，融汇为统一的、团结的中华民族，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无数人物和事件，波澜起伏，可歌可泣，每一块砖瓦，每一捧泥土，都记载着祖先的勤劳、智慧和创造。所有这些，催促着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奋斗，都应该在我们的文艺中占有自己的地位。”于是，以爱国主义为光辉旗帜，以民族团结为宏伟主题的作品，便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主旋律，以金玉之声震撼人的灵魂，以烈火般的灼热点燃人的情感。

其三，时代步伐的真切回音，民族传统的艺术开掘。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该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都该是时代之光的艺术凝聚，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同样以各不相同的艺术视角，描绘历史发展足迹。以真性灵真歌哭，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千秋文化，百年恩怨，岁月沧桑，世纪风云，峥嵘与暗淡、坦途与崎岖、光荣与屈辱，都包容着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沉痛的历史教训，少数民族作家从他们本民族的生活历程和文化流变中，清晰地看到历史的踪迹，真切地谛听到时代的足音，并在不同体裁和题材的作品中得到艺术表现。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改革开



放的浩荡春风吹拂着祖国大地，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历史性变革，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观念也在发生急剧的递嬗，少数民族作家从生活热流中获得灵感，创作出许多独具心裁的表现时代风采的优秀作品。少数民族作家植根于本民族文化的土壤，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深入了解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文化性格，掌握本民族的审美习俗和语言表达方式。在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他们就更加自觉地开拓文化视野和精神视野，吸收融化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艺术营养，不断探索具有民族风格时代特征的艺术形式，不断丰富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内涵，从而提高了作品的思想魅力和艺术魅力。每个民族在其生息发展的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斗争历史、文化传统、心理特质、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宗教信仰、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学的民族传统，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重要标志。民族文化传统像鲜活的精灵，以有形和无形的方式，流动于文学作品之中，融化于作品的艺术形式和情感内蕴之中。同时，民族文化传统，又是随着时代前进而发展的，它一定会在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融入新的精神气韵，展现新的风貌。因此，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就以特有的文化背景和绚丽的笔墨，描绘了各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深刻地反映了各个民族地区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壮丽景象，生动地表现了各民族人民的历史命运和情感历程，成功地塑造了具有各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和鲜明个性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以其不可替代的文化品格、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汇聚于中华民族恢宏的文学殿堂。

当举国欢庆建国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从少数民族文学的优秀作品中，经过严格遴选，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以诗歌、散文、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理论评论等文学样式，展示五十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风貌，因其带有鲜明的历史踪迹和民族特征，便具有纪念碑式的意义。现在我们正以激越的诗情，迎接 21 世纪霞光灿烂的早晨。我们伟大的祖国将实现全面振兴，悠久的中华文化将会更加灿烂恢宏，因此，这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便富有里程碑式的启示。

1999 年 1 月 20 日 于北京



前言

[哈萨克族] 艾克拜尔·米吉提

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格局中，中篇小说创作与诗歌、短篇小说创作、甚至与长篇小说创作态势均不相同，它的起步与发展是相当滞缓的。在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出现过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零星的中篇小说作品，其中偶或也有佳作沿传，但真正形成一种创作气势，则是在新时期以后、特别是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

新时期的到来，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获得空前繁荣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中篇小说创作正是与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同步发展的，而且从一开始就具有了不同凡响的起点，无论从作品质量到数量，或者从作者的民族覆盖面，均给读者带来一种惊喜。可以说中篇小说创作所取得的发展和成就，以及在读者中形成的广泛影响，是代表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

从读者沉浸在《黑骏马》细腻、悠远的意境中，到被



《北方的河》的激情激荡，在八十年代形成了广泛的认同。这些作品，也以其独特的生命内涵和文学价值，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一。与此同时，读者发现《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将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魔幻现实主义静悄悄地引进国土，与西藏充满神秘色彩的生活糅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文学借鉴的成功范例。这些中篇小说获得的成功，在无声地向世人宣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开始走向成熟，甚至在中国文坛开始取得某种前卫的地位，并且预示着少数民族文学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进入九十年代，读者领略了《大雪无乡》这样关注现实的佳作，以及由此构成“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文坛风景。《祖坟》揭示的被金钱与物欲扭曲的灵魂世界，在新的时代融入新的躯体外壳，使这一古老话本演义出新的传说，被层层剥离展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宝刀》作为一种青春题材，所折射的生活意蕴五味俱全，在洒脱中透着一种老辣。

当然，少数民族中篇小说创作体现的深邃的历史意识、民族意识、文化意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作品体现的女性意识，均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少数民族母语中篇小说创作，更是从无到有，别具一格，正在通过翻译这座桥梁，不断抵达更为广阔的汉语世界。

从新时期少数民族中篇小说创作态势可以窥见，少数民族作家艺术视野正在不断开阔，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艺术探索的浅尝辄止。这一点，从选择题材的多样化，生活视角的多样化，表现手法的多样化，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可以得到充分印证。而作品题旨揭示的深层性和开放性，文本展示的丰富性与探索性，作品精神体现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作品蕴

含的人文精神和美学价值，均给读者带来一种独特的精神享受和情趣的陶冶，成为今天社会文化的重要财富之一，从而构成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即将迎来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盛典的今天，感谢云南人民出版社提供这样一个机会，组织编辑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其中这套中篇小说卷，编选者力图体现五十年来的少数民族中篇小说创作概貌，但由于篇幅所限，许多佳作未能入选，还祈望读者鉴谅。

一九九九年元月 于北京



录

上 卷

- | | |
|-------------------|-----------|
| (1) 总序 | 玛拉沁夫 吉狄马加 |
| (1) 前言 | 哈萨克族 艾克拜尔 |
| (1) 黑骏马 | 回 族 张承志 |
| (68) 舍巴日 | 土家族 孙健忠 |
| (148)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 藏 族 扎西达娃 |
| (173) 公主的女儿 | 满 族 赵大年 |
| (275) 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 | 佤 族 董秀英 |
| (336) 谁有美丽的红指甲 | 白 族 景 宜 |

下 卷

- | | |
|-----------------|--------------|
| (407) 金色的兴安岭 | 蒙古族 朋斯克 |
| (465) 大雪无乡 | 满 族 关仁山 |
| (524) 早晨的梦 | 维吾尔族 祖尔东·沙比尔 |
| (582) 宝 刀 | 藏 族 阿 来 |
| (637) 长满蒿草的原野 | 哈萨克族 夏木斯·胡马尔 |
| (662) 祖 坟 | 满 族 叶广岑 |
| (702) 南下广州 | 回 族 马知遥 |

黑骏马

[回族] 张承志

也许应当归咎于那些流传太广的牧歌吧，我常发现人们有着一种误解。他们总认为，草原只是一个罗曼蒂克的摇篮。每当他们听说我来自那样一个世界时，就会流露出一种好奇的神色。我能从那种神色中立即读到诸如白云、鲜花、姑娘和醇酒等诱人的字眼儿。看来，这些朋友很难体味那些歌子传达的一种心绪，一种作为牧人心理基本素质的心绪。

辽阔的大草原上，茫茫草海中有一骑在踽踽独行。炎炎的烈日烘烤着他，他一连几天在静默中颠簸。大自然蒸腾着浓烈呛人的草味儿，但他已习以为常。他双眉紧锁，肤色黧黑，他在细细地回忆往事，思念亲人，咀嚼艰难的生活。他淡漠地忍受着缺憾、歉疚和内心的创痛，迎着舒缓起伏的草原，一言不发地、默默地走着。一丝难以捕捉的心绪从他胸中飘浮出来，轻盈地、低低地在他的马儿前后盘旋。这是一种莫名的、连他自己也未曾发觉的心绪。

这心绪不会被理睬或抚慰。天地之间，古来只有这片被严寒酷暑轮番改造了无数个世纪的一派青草。于是，人们变得粗犷强悍，心底的一切都被那冷冷的、男性的面容挡住。如果没有烈性酒或是什么特殊的東西来摧毁这道防线，并释放出人们柔软的那部分天性的话——你永远休想突破彼此的



隔膜而去深入一个歪骑着马的男人的心。

不过，灵性是真实存在的。在骑手们心底积压太久的那丝心绪，已经悄然上升。它徘徊着，化成一种旋律，一种抒发不尽、描写不完，而又简朴不过的滋味，一种独特的灵性。这灵性没有声音，却带着似乎命定的音乐感——包括低缓的节奏、生活般周而复始的旋律，以及或绿或蓝的色彩。那些沉默了太久的骑马人，不觉之间的这灵性的催动和包围中哼起来了：他们开始诉说自己的心事，卸下心灵的重荷。

相信我：这就是蒙古民歌的起源。

高亢悲怆的长调响起来了，它叩击着大地的胸膛，冲撞着低巡的流云。在强烈扭曲的、疾飞向上和低哑呻吟的拍节上，新的一句在追赶着前一句的回声。草原如同注入了血液，万物都有了新的内容。那歌儿激越起来了，它尽情尽意地向遥远的天际传去。

歌手骑着的马走着，听着。只有它在点着头，默然地向主人表示同情。有时人的泪珠会噗地溅在马儿的秀鬃上：歌手找到了知音。就这样，几乎所有年深日久的古歌就都有了一个骏马的名字：《修长的青马》、《紫红快马》、《铁青马》等等，等等。

古歌《钢嘎·哈拉》——《黑骏马》就是这无数中的一首。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旋律还是在孩提时代。记得当时我呆住了。双手垂下，在草地静静地站着，一直等到那歌声在风中消逝。我觉得心里充满了一种亲切感。后来，随着我的长大成人，不知不觉我对它有了偏爱，虽然我远未将它心领神会。即便现在，我也不敢说自己已经理解了它那几行平淡至极的歌词。这是一首什么歌呢？也许，它可以算一首描写爱情的歌？

后来，当我遇到一位据说是思想深刻的作家时，便把这个问题向他请教。他解释说：“很简单。那不过是未开的童心被强大的人性的一次冲击。其实，这首歌尽管堪称质朴无华，但并没有很强的感染力。”我怀疑地问：“那么，它为什么能自古流传呢？而且，为什么我总觉得它在我心头徘徊呢？”他笑了，宽厚地捏捏我的粗胳膊：“因为你已经成熟。明白吗？白音宝力格，那是因为爱情本身的优美。她，在吸引着你。”

我哪里想到：很久以后，我居然不是唱，而是亲身把这首古歌重复了一遍！

当我把深埋在草丛里的头抬起来，凝望着蓝空，聆听着云层间和草梢上掠过的那低哑歌句，在静谧中寻找那看不见的灵性时，我渐渐感到，那些过于激昂和辽远的尾音，那此世难逢的感伤，那古朴的悲剧故事；还有，那深沉而挚切的爱情，都不过是一些倚托或框架。或者说，都只是那灵性赖以音乐化的色彩和调子。而那古歌内在的真正灵魂却要隐蔽得多，复杂得多。就是它，世世代代地给我们的祖先和我们以铭心的感受，却又永远不让我们有彻底体味它的可能。我出神地凝望着那歌声逝入的长天，一个鸣叫着的雁阵掠过，打断了我的求索。我想起那位为我崇拜许久的作家，第一次感到名人的肤浅……

哦，现在，该重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我想问问自己，也问问人们，问问那些从未见过面、却又和我心心相印的朋友们：《黑骏马》究竟是一首歌唱什么的歌子呢？这首古歌为什么能这样从远古唱到今天呢？



漂亮善跑的——我的黑骏马哟

拴在那门外——那榆木的车上

在远离神圣的古时会盟敖包和母亲湖、锡林河的荒僻草地深处，你能看到一条名叫伯勒根的明净小河。牧人们笑谑地解释说，也许是哪位大嫂子在这里出了名，所以河水就得到这样有趣的名字。然而我曾经听白发的奶奶亲口说过：伯勒根，远在我们蒙古人的祖先还没有游牧到这儿时，已经是出嫁姑娘“给了”那异姓的婆家，和送行的父母分手的一道小河。^①

我骑着马哗哗地趟着流水，马儿自顾自地停下来，在清澈的水流埋头长饮。我抬起头来，顾盼着四周熟悉又陌生的景色。二十来年啦，伯勒根小河依旧如故。记得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父亲曾按着我的脑袋，吆喝说：“喂，趴下去！小牛犊子。喝几口，这是草原家乡的水呵！”

前不久，我陪同畜牧厅规划处的几位专家来这一带调查仔畜价值问题，当我专程赶到邻旗人民委员会探望父亲时，他不知为什么又对我发了火：“哼！陪专家？当翻译？哼！牛犊子，你别以为现在就可以不挨我的鞭子……你应当滚到伯勒根河的芦苇丛里去，在河水里泡上三天三夜，洗掉你这股大翻译、大干部的臭味儿再来看我！”

① 伯勒根：现代蒙语中的含义是“嫂子”。但我们有证据认为它是一个突厥词源的借词。它是一个名词化的形动词，词根是“给”。

父亲，难道你认为，只有你们才对草原怀着诚挚的爱么？别忘了：经历不能替代，人人都在生活……

河湾里和湿润的草地上密密地丛生着绒花雪白的芦荻。大雁在高空鸣叫着，排着变幻不定的队列。穿行在苇墙里的骑手有时简直无法前进：刚刚降落的雁群吵嚷着、欢叫着，用翅膀扑楞楞地拍溅着浪花，芦苇被挤得哗哗乱响。大雁们在忙着安顿一个温暖的窠，它们是不会理睬自然界中那些思虑重重的人的。

我催马踏上了陡峭的河岸，熟悉的景物映入眼帘。这就是我曾生活过的摇篮，我阔别日久的草原。父亲——他一听到我准备来这里看望就熄了怒火，可他根本不理解我重返故乡的心境……哦，故乡，你像梦境里一样青绿迷蒙。你可知道，你给那些弃你远去的人带来过怎样的痛苦么？

左侧山岗上有一群散开的羊在吃草，我远远看见，那牧羊人正歪在草地上晒太阳。我朝他驰去。

“呃，不认识的朋友，你好？呃……好漂亮的黑马哟！”他也斜着眼睛，瞟着我的黑马。

“您好。这马么，跑得还不坏——是公社借给我的。”我随口应酬着。

“呃，当然是公社借你的——我认识它。嗯，这是钢嘎·哈拉。错不了。去年它在赛马会上跑第一的时候，我曾经远远地看过它一眼。所以，错不了。公社把最有名的钢嘎·哈拉借给你啦。”

钢嘎·哈拉？！像是一个炸雷在我眼前轰响，我双眼昏眩，骑坐不稳，险些栽下马来。但我还是沉住了气：“您的羊群已经上膘啦，大哥。”我说着下了马，坐在他旁边，递给他一支烟。



哦，钢嘎·哈拉……我注视着这匹骨架高大、脚踝细直、宽宽的前胸凸隆着块块肌腱的黑马。阳光下，它的毛皮像黑缎子一样闪闪发光。我的小黑马驹，我的黑骏马！我默默地呼唤着它。我怎么认不出你了呢？这个牧羊人仅仅望过你一眼，就如同刀刻一样把你留在他的记忆里。而我呢，你是知道的，当你做为一个生命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时，也许只有我曾对你怀有过那么热烈的希望。是我给你取了个骄傲的名字：钢嘎·哈拉。你看，十四年过去了。时光像草原上的风，消失在比淡蓝的远山和伯勒根河源更远的大地尽头。它拂面而过，逝而不返，只在人心上留下一丝令人神伤的感触。我一去九年，从牧人变成了畜牧厅的科学工作者；你呢，成了名扬远近的骏马之星。你还好吗？我的小伙伴？你在嗅着我，你在舐着我的衣襟。你像这个牧羊人一样眼光敏锐，你认出了我。那么——你能告诉我，她在哪儿吗？我同她别后就两无音讯，你就是这时光的证明。你该明白我是多么惦念着她，因为我深知她前途的泥泞。你在摇头？你在点头？她——索米娅在哪儿呢？

“呃，抽烟。”牧羊人递给我一支他的烟。

“好好。哦……晒晒太阳真舒服！大哥，你是伯勒根生产队的人么？”我问。

“不是。不过，我们住得很近。”

……那时，父亲在这个公社当社长。他把我驮在马鞍后面，来到了奶奶家。

“额吉！”他嚷着，“这不，我把白音宝力格交给你啦。他住在公社镇子里已经越学越坏。最近，居然偷武装部的枪玩，把天花板打了一个大洞！我哪有时间管他呢？整天在牧